

พื้นที่การเก็บเกี่ยวและการปกป้อง: 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และปรัชญาชีวิตใน Da Yilian

Space, Harvest, and Protection: An Analysis of Spatial Narrative and Life Philosophy
in Da Yilian

收获与守护：高建群《大刈镰》中的空间叙事与生命哲学

หยาง ฮุยต้ง Yang Huidong 杨惠栋¹

ชยานันต์ จินสมบูรณ์พานิช Chayanant Jeensomboonpanich 刘胜利²

เหลยเหลย Lei Lei 雷蕾³

อนันต์ สิริवंต Anant Siriwan 李楠⁴

บทคัดย่อ

นวนิยายเรื่อง 《大刈镰》 ของเกาจื้อนฉวิน เป็นงานเขียนเชิงโรแมนติกที่ผสมผสานการใคร่ครวญเชิงปรัชญาเข้ากับการตระหนักถึงคุณค่าของชีวิต โดยดำเนินเรื่องผ่านมุมมองของทหาร “บ้านสี่ขาว” ถ่ายทอด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ย้ายของตัวละครเอกจากบ้านเกิดสู่ชายแดน และต่อไปยังเมืองใหญ่ ซึ่งก่อให้เกิดการเปลี่ยนผ่านของพื้นที่และ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ชีวิตที่มีทั้งมิติของความโรแมนติกและโศกนาฏกรรม บทความนี้ใช้ “การเก็บเกี่ยว” และ “การพิทักษ์” เป็นภาพนัยสำคัญ เพื่อตรวจสอบ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ของอิมชีวิตที่เป็นทั้งคู่ตรงข้ามและเกื้อหนุนกันใน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 พร้อมทั้งอธิบายคุณค่าต่อการทำความเข้าใจชีวิตในบริบทร่วมสมัย

การศึกษานี้เริ่มจากการวิเคราะห์นัยเชิงปรัชญาของภาพ “大刈镰” จากนั้นพิจารณาโครงสร้าง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เชิงวิภาษที่เกิดจากพื้นที่สามระดับ ได้แก่ ชายแดน เมือง และพื้นที่จิตใจ ซึ่งเชื่อมโยงแนวคิดการเก็บเกี่ยวและการพิทักษ์เข้าด้วยกัน ต่อมาได้ตีความภาพ “ม้าดำ” ในฐานะสัญลักษณ์ของการเร่ร่อนและการยึดมั่น และสุดท้ายอภิปรายแนวคิด “จิตวิญญาณอัสวิน” ในบริบทร่วมสมัย เพื่อชี้ให้เห็นคุณค่าทางชีวิตของนวนิยาย

¹วิทยาลัยนวัตกรรมสื่อสารแห่ง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เหยียนอัน สาธารณรัฐ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น, Xian innovation college of yanan university, China. 延安大学创新学院, 中国

²วิทยาลัยนานาชาติไทย-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จัดกา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อการค้าไทย, Thai-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 泰-中国管理学院, 泰国商会大学.

³วิทยาลัยนานาชาติไทย-จีนเพื่อการจัดการ, 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อการค้าไทย, Thai-Chines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 of Commerce, , 泰-中国管理学院, 泰国商会大学.

⁴มหาวิทยาลัยหมิงชวน สำนักงานด้านการศึกษาและวัฒนธรรม ประจำประเทศไทย, Ming Chuan University, Education and Culture Center in Thailand , 铭传大学驻泰国教育与文化中心

เรื่องนี้

ผลการศึกษาชี้ให้เห็นว่า 《大刈镰》 ใช้ “การเก็บเกี่ยว” และ “การพิทักษ์” เป็นอุปลักษณหลักในการเสนอแนวทางใหม่ของการรับรู้ชีวิต กล่าวคือ มนุษย์ควรเก็บเกี่ยวความคิดผ่านการเดินทาง และในขณะเดียวกันต้องพิทักษ์ความทรงจำผ่านการเฝ้ามองชีวิต ทั้งยังต้องมีทั้งความกล้าในการลงมือทำ และความสำนึกเคารพต่อชีวิตอย่างลึกซึ้ง

คำสำคัญ: เกาจียนฉวิน; 《大刈镰》 ; 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เชิงพื้นที่; การเก็บเกี่ยว; การพิทักษ์; ปรัชญาชีวิต

Abstract

Gao Jianqun's novel *Da Yilian* is a romantic text that integrates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with a profound concern for life. Narrat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White House” soldier, the novel depicts the protagonist's spatial journey from his homeland to the frontier and eventually to the city. Through this spatial transformation, it constructs a life narrative that is both romantic and tragic. This study takes “harvest” and “guardianship” as its central metaphors to examine their unified yet oppositional role within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to explore their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for understanding life. The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embedded in the image of *Da Yilian*. It then explores the dialectical narrative structure formed by three interrelated spaces—frontier, urban, and psychological—through the interplay of harvest and guardianship. Furthermore, it interprets the image of the “black horse” as symbolizing both wandering and perseverance. Finally, by reexamining the notion of “chivalric spirit” in a contemporary context, the study reveals the novel's enduring life values. The findings suggest that *Da Yilian* employs “harvest” and “guardianship” as core metaphors to propose a new approach to life cognition: life requires both the harvesting of ideas through movement and the safeguarding of memory through reflection. It calls for both the courage to act and a compassionate reverence for life.

Keywords: Gao Jianqun; *Da Yilian*; spatial narrative; harvest; guardianship; philosophy of life, consumer satisfaction, perceived quality, perceived giving, D&M and ECM-IT model

摘要

高建群长篇小说《大刈镰》是一部兼具哲学思辨与生命关怀的浪漫主义文本。小说以“白房子”士兵为叙事视角，呈现主人公从故土到边防站、再进入都市的空间转换历程，在空间流转中展开兼具浪漫性与悲剧性的生命叙事。本文以“收割”与“守护”为核心意象，考察这组对立统一的生命主题在小说叙事结构中的贯穿性意义，并阐释其当代生命启示。文章首先解析“大刈镰”意象的哲学承载功能，其次分析边疆、都市、心理三重空间在收割与守护之间形成的辩证叙事结构，继而揭示“黑走马”意象所蕴含的流浪与坚守双重内涵，最后通过对“骑士精神”的当代阐释，挖掘《大刈镰》的当代生命价值。研究表明，《大刈镰》以“收割”与“守护”为核心隐喻，为当代生命认知提供新路径：生命既要在行走中收割思想，亦要在守望中守护记忆；既需要行动的勇气，也需要敬畏生命的悲悯情怀。

关键词：高建群；《大刈镰》；空间叙事；收割；守护；生命哲学

1. 引言

“挥动大刈镰，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我将这收割打包，慷慨地献给人类！”高建群以诗意表述开启长篇小说《大刈镰》，不仅确立作品的抒情基调，更构建起以工具意象承载生命思考的创作路径。作为当代西部浪漫主义文学的重要作品，《大刈镰》以“白房子”士兵为叙事视角，呈现主人公从故土到边防站、再进入都市的空间转换历程。边疆与都市的空间位移、边缘与中心的视角切换，构成小说的基本叙事框架，也成为主人公精神流浪与价值建构的隐喻载体。在持续的空间流转中，“收割”与“守护”作为核心对偶意象反复出现，推动主题深化。在文本语境中，收割不仅指向物质层面的获取，更意味着精神层面的甄别、取舍与思想淬炼；守护则代表对记忆、传统与精神底色的坚守，是对抗遗忘与虚无的重要方式。主人公在空间迁徙中不断完成收割与守护的双向实践，高建群亦借此重新界定生命存在的意义：生命并非被动存续，而是在主动收割与自觉守护的动态平衡中实现自我超越。

目前学界对高建群及《大刈镰》的研究已取得一定成果，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作品浪漫主义美学风格研究，将其置于西部文学脉络中，分析理想主义精神与崇高化审美特征；二是地域文化与边疆书写研究，聚焦西北边疆、骑兵生活与边防经验，阐释空间书写承载的文化记忆与家国情怀；三是骑士精神、生命意识与存在哲理解读，围绕作家“浪漫派最后的骑士”定位，探讨坚守、流浪、尊严与生命价值等核心命题。整体而言，现有研究多侧重美学风格、地域文化与精神内涵的单向阐释，较少以“收割—守护”为核心对偶意象展开系统性论证，亦缺乏将空间叙事理论与生命哲学相结合的贯通性分析。

基于此，本文以文本细读为基础，采用意象分析法与空间叙事理论，以“收割”与“守护”为核心线索，解析“大刈镰”“黑走马”的意象内涵，阐释边疆、都市、心理三重空间的叙事功能，揭示二者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进而挖掘小说的生命哲学与当代价值。本文试图弥补现有研究的薄弱环节，为《大刈镰》叙事艺术与思想价值研究提供新的阐释视角。

2. 文献综述

“大刈镰”的意象分析

（一）镰刀的文化内涵

镰刀作为农耕文明体系中具备刈除功能的生产工具，在文本中被赋予双重价值指向，其不仅象征劳动行为本身所具备的尊严与价值，更成为承载生命循环、生死更替等哲学命题的核心隐喻符号。从形态维度观察，月亮与镰刀具备天然的形式相似性，弯月在文本叙事中被建构为镰刀的自然对应物，使其成为生命历程与时间流变的直观象征。在《大刈镰》的引子部分，弥留之际的疯子仰望月亮、张开双臂，这一场景具有系统性的象征结构与哲学指向。疯子对月亮与镰刀的关联认知，并非对外在形态的直观把握，而是对生命终结这一存在论命题的隐喻式把握。镰刀所承载的收割功能，与月亮所象征的生死见证意义形成稳定的互文关系，二者共同指向生命有限性与精神超越性并存的存在状态。文本将疯子张开双臂的姿态界定为兼具诗性表达与仪式性谢幕的复合行为。作者以文本修辞实现收割行为与艺术表达、生命实存与表演性存在的深度融合，从而强化镰刀意象的哲学层次。在小说整体叙事体系中，大刈镰已脱离普通农具的实用属性，被提升为兼具收割思想、见证生命、清理精神荒芜功能的核心象征载体。疯子吟诵的“我的心头长满了荒草，谁来收割”这一叩问，在文本阐释体系中具有双重意义结构：其一，它是个体精神困顿与存在焦虑的集中表达；其二，它是对时代整体精神困境的象征性回应与反思。作者通过将镰刀意象与生命体验、心灵状态、精神世界进行系统性联结，使这一源自农耕文明的日常工具被赋予稳定而深刻的哲学内涵，使其成为承载存在反思与价值判断的重要文学符号。

（二）“收割思想”的哲学意涵

“挥动大刈镰，我在北方收割思想”构成《大刈镰》最具理论辨识度的核心表述。从文艺学视角判断，高建群在此处采用陌生化修辞策略，将具象化的收割动作与抽象化的思想范畴进行结构性组合，以此形成具有理论张力的表达方式，突破日常语言的认知惯性。在常规认知结构中，思想属于内在、抽象的精神活动，收割属于外在、具象的实践行为，二者并不具备直接组合的经验基础。作者将二者进行并置性表达，强调思想的生成与获得并非封闭性冥想的结果，而必须以行走与实践为前提，在具体生命经验中完成积累与沉淀。小说中“在行走的路途上，让我们像一个真正的镰刀手一样，边走边挥动大刈镰收割路边的荒草”这一表述，具备明确的理论指向。“行走”在文本中不只是物理空间的移动与转换，更是精神探索、价值追寻与自我超越的象征性路径。与此同时，思想的成熟与完善同样依赖筛选、割舍与判断等认知机制。从哲学层面分析，收割庄稼需要剔除杂草、保留果实的实践逻辑，与思想成熟需要去伪存真、汰粗留精的精神逻辑形成同构关系，这一同构使思想的净化与提升获得具象化的文本支撑。

（三）刈与守的辩证关系

从文本象征体系分析，镰刀在小说中不仅保留除草、收割的工具属性，更被赋予具有理论意义的刀性象征。高建群笔下的“大刈镰”，在功能结构上呈现出“刈”与“守”并存的双重特征，二者共同构成意象的核心意义框架。“刈”指向收割、刈除、清理与更新，代表实践层面的价值获取与精神重构；“守”指向守护、留存、坚守与延续，代表价值层面的稳定持守与精神传承。从哲学视角判断，二者在表层呈现对立性，在深层逻辑中则形成统一、互补的辩证关系。这一辩证结构在小说空间叙事中获得完整、具体的文本呈现。边疆空间在文本象征体系中是守护的核心载体，承担守护国土完整、边界秩序与文明底线的制度性与精神性功能；与此同时，边疆亦被建构为重要的收割场域，使主人公得以完成对荒草、思绪与独特生命体验的精神性收割。都市空间在文本中是典型的收割场域，承载着收割名利、欲望与现代化物质成果的世俗性功能；但都市同样内在需要守护维度，以实现记忆、内心安宁与精神净土的价值持守。《大刈镰》主人公由边疆进入都市、再由都市回望边疆的空间往复运动，正是“刈”与“守”之间的辩证循环实践。边疆的荒凉体验使其完成对孤独的收割与思绪的沉淀，都市的喧嚣环境使其形成对内心的守护与精神的清醒。在循环性空间转换结

构中，生命意义得以完整呈现并持续深化。收割与守护并非非此即彼的单向选择，而是支撑生命完整存在的双重维度。从存在论视角判断，只强调收割而忽略守护，生命易走向冷酷、功利与精神空洞；只强调守护而拒绝收割，生命易陷入保守、封闭与发展停滞。小说由此提出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判断：生命的本质意义，在于主体能够合理判断收割与守护的时机，在二者之间形成动态、均衡且具有稳定张力的存在结构。

3. 空间叙事功能

（一）边疆：戍守与孤独的双重奏

“白房子”边防哨所作为小说叙事的起点空间，具备地理与精神的双重属性。从空间叙事理论来看，这一场域既是国家疆域意义上的物理边界，也是文明对话、已知与未知相互碰撞的精神边界。小说中主人公在界桩前远眺的叙事行为，本质上是一种空间认知与历史意识的双重建构，这一视野跨越了地理维度，更将个体生命置入文明与历史的纵深结构之中。主人公所感知的“荒凉”并非单纯的自然环境特征，而是一种空间性的精神体验，这种体验源于都市喧嚣退场后所形成的精神自省空间。在边疆相对静止、封闭、极致化的生存结构中，日常价值判断与世俗欲望被大幅弱化，从而为生命本质思考提供必要条件，使被都市生活遮蔽的精神思绪得以被重新梳理与“收割”。

边疆空间所塑造的孤独，具有鲜明的存在论意义，而非个体情绪宣泄。文本对主人公外貌与神态的书写，意在揭示孤独作为一种生命存在状态的必然性。从叙事功能分析，孤独在此处并非负面体验，而是促成精神深化的重要机制，它为主体清理内在芜杂、实现思想淬炼提供前提。边疆空间最核心的叙事功能，体现为对“守护”命题的具象化呈现。戍守行为本身就是守护国家主权、文明边界与朴素生命价值的实践形态。小说对骑兵生活、战马、巡逻等细节的反复呈现，并非单纯的场景铺陈，而是以叙事符号强化守护的合法性与精神性，使守护从被动固守转化为主动的责任担当，从物理防御升华为文明边缘的精神警觉。

（二）都市空间：迷失与寻找的二重性

都市空间在文本中构成与边疆空间对立互补的叙事结构，二者形成现代性语境下典型的二元对照。主人公从边疆重返都市，意味着从价值清晰的精神场域进入规则复杂的世俗场域，其空间体验的转变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碰撞。都市所呈现的繁华、喧嚣与欲望化特征，构成现代性空间的典型表征，而其内在的冷漠、疏离与碎片化，则揭示出现代都市生活潜藏的精神危机。“灯红酒绿”的叙事意象，不只是对都市景观的概括，更是对世俗价值诱惑、精神消解机制的符号化表达。在这一空间中，功利主义与享乐主义占据主导，使得超越性的生命价值不断被边缘化。

主人公与都市之间的疏离与冲突，可从身体与精神两方面加以分析。身体层面的“骑兵步态”与都市行走方式的反差，本质是两种生命经验、价值逻辑与生存习性的结构性冲突，具有空间文化意义上的象征功能。精神层面的隔阂则表明，边疆所生成的精神体验与价值坚守，难以被都市价值体系接纳与理解，揭示出两种生活世界之间的认知壁垒。但都市空间并非单纯的负面场域，其叙事功能体现为反思性与中介性：正是在都市的迷失与价值冲突中，主人公才得以确认边疆经验的独特价值与精神意义；也正是在都市的喧嚣之中，守护内心宁静才成为自觉的精神选择。因此，都市在小说叙事中承担着过渡与催化功能，推动主人公在价值冲突中完成自我定位与精神确证。

（三）心理空间：在收割与守护之间

小说在物理空间之外，构建了独立且完整的心理空间体系，这一空间是收割与守护两大主题得以展开的内在场域，也是人物精神逻辑的呈现载体。心理空间的建构，使小说的空间叙事突破外部环境限制，进入主体内在世界的深层分析。

心理空间的核心特征之一是“荒凉”。小说开篇对荒凉感的直接提出，确立了人物内在世界的基本基调。从叙事逻辑分析，这种荒凉感是外部空间在主体心理的投射，更是精神世界缺乏耕耘与引导的内在状态。心灵荒芜对应思想停滞、生命倦怠，而“大刈镰”意象在此处的功能，即是对内在

世界的清理与重整，通过刈除芜杂与虚妄，为真实思想的生成提供空间。荒凉感的叙事意义，在于揭示精神自省与内在收割的必要性。

心理空间的另一核心特征是“流浪”。文本对“终生流浪”“独行僧”的判断，揭示出人物的精神存在模式。流浪在此处不具地理学意义，而属于精神存在论范畴：它意味着主体始终处于探索、追寻与超越的动态过程中，拒绝固化与封闭。从生命哲学角度分析，流浪不是失序，而是以行走保持生命活力；不是无家可归，而是以更开阔的格局理解存在。流浪与收割形成逻辑互证：思想只能在持续的行走中被不断获取与更新。

心理空间的第三个关键特征是“坚守”。即便处于持续流浪与变动之中，人物依然保持对尊严、记忆与理想的稳定持守。马背生活所塑造的生命体验，构成人物稳定的精神底色，这也是坚守的内在来源。这种坚守不是固执与封闭，而是在变动世界中保持自我同一性的能力，是流浪与收割得以有序展开的精神根基。心理空间的荒凉、流浪与坚守三者相互支撑，共同构成人物内在世界收割与守护的完整结构。

4. “黑走马”的意象：流浪与坚守的辩证法

（一）马的文化象征

在《大刈镰》的意象体系中，“黑走马”与“大刈镰”共同构成支撑文本精神结构的双核心意象。小说以“我骑着我的黑走马，逡巡北方”开篇，不仅确立叙事视角与空间场域，更从开端处完成行走、守护与精神求索的主题奠基。从文化符号学视角看，马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始终承载着超越实用功能的精神意涵。Buffon（2009）关于马是“人类最高贵征服”的判断，揭示出马与人类主体力量、文明拓展之间的深层关联。人类骑乘行为的出现，推动了地理空间的突破与文明交往格局的形成，而中国古代张骞“凿空西域”的历史实践，则使马成为文明交流、疆域拓展与文化融合的标志符号。

高建群对马的书写植根于切身的生命经验与身份记忆。作为中国最后一代骑兵，其在阿勒泰草原的服役经历使马从文化符号转化为身体记忆与情感本体，这种经验性认知为小说的意象建构提供了真实而厚重的精神基础。小说中人物对马的本能奔赴与精神依恋，并非单纯的情感抒发，而是生命存在方式与精神归宿的象征表达。1975 年骑兵建制正式撤销，意味着延续两千余年的骑兵文明与马背文化进入历史退场阶段，传统精神面临被遗忘与消解的现代性困境。在此语境下，高建群以文学方式对骑兵文化进行抢救性书写，本质上是以文本叙事完成对历史记忆、骑士精神与传统文化形态的守护，使黑走马成为文化记忆的载体，使骑兵精神在叙事中获得延续与再生。

（二）流浪的哲学

黑走马意象在文本中承担着流浪哲学的阐释功能，构成小说生命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本中的流浪并非被动放逐，而是主体主动进入未知、拓展生命边界的存在选择。从存在论视角看，主人公持续向北、不断前行的生命状态，体现出对确定性、封闭性与固化生存模式的超越，是向无限、未知与本真存在的趋近。小说对远方、地平线与世界尽头的追问，揭示出流浪的本质并非空间位移，而是以行走激活生命、以探索确证存在的精神实践。

在小说的逻辑体系中，流浪与“收割思想”形成互为前提、互为支撑的结构性关系。思想的生成与深化依赖行走所带来的经验敞开与视野拓展，而行走的意义则通过思想的收割得以实现。黑走马作为行走的载体，与作为收割工具的大刈镰形成功能互补：大刈镰指向精神的甄别、刈除与收获，黑走马指向空间的拓展、生命的实践与存在的展开，二者结合构建起“行走—收割—思想—超越”的完整存在论结构。流浪者以天地为家的生存姿态，意味着对狭隘世俗归属的超越，体现出生命向广阔世界敞开的哲学追求，使流浪从生存状态升华为精神存在方式。

（三）坚守的姿态

文本中的流浪并不导向价值虚无与精神漂泊，反而以动态的生存方式凸显坚守的必要性与深刻性。从辩证视角看，正是在流浪所带来的诱惑、动荡与迷失中，坚守才成为稳定主体、支撑生命的核心力量。

流浪者的使命在文本中被具体化为行走、歌吟、采撷思想与清理芜杂，其最终指向是守护意义：守护思想的火种不被世俗喧嚣熄灭，守护文明的血脉不被现代性洪流冲断，守护被时代所边缘化的精神价值与生命信仰。由此，流浪与坚守形成辩证统一关系：流浪是外在的实践形态，坚守是内在的精神内核；流浪为坚守提供实践场域，坚守为流浪提供价值锚点。黑走马意象因此突破浪漫主义文学的抒情范式，获得存在论与生命哲学的双重理论深度，成为《大刈镰》实现精神建构与哲学表达的关键意象支撑。

5. 生命意义的重新定义：在收割与守护之间

（一）生命哲学的核心命题

借助“大刈镰”“黑走马”两大核心意象的象征建构、边疆与都市双重空间的叙事对照，以及流浪与坚守之间的辩证关系呈现，高建群在《大刈镰》中完成了对现代生命意义的系统性重构。这一重构的理论核心，可概括为在收割与守护之间达成动态平衡的生命哲学。从存在论视角看，生命并非单向度的价值追求，而是由双重维度共同支撑的完整结构：它既需要以“收割”体现主体的实践勇气、判断能力与取舍自觉，也需要以“守护”保持价值定力、记忆传承与精神坚守。若仅强调收割而放弃守护，生命易滑向功利化、虚无化与精神空洞；若仅固守守护而拒绝收割，生命则易陷入封闭化、教条化与发展停滞。小说由此提出核心判断：生命的完整性与意义感，只有在收割与守护的相互协调、动态平衡中才能真正实现。

从生命存在的形态看，生命并非静止、封闭、固化的存在，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性与流动性，需要在行走中展开、在实践中完成、在流浪中丰盈。小说中“边走边挥动大刈镰收割路边荒草”的表述，并非单纯的场景描写，而是对生命存在方式的理论概括：行走使生命保持向世界敞开的状态，使思想保持持续更新的活力，使精神保持不被固化的自由。静止意味着生命活力的消退，行走与实践才是生命保持本真与韧性的根本路径。与此同时，生命还具有深刻的关联性与历史性，无法脱离他人、历史与文明而孤立存在。高建群对骑兵生涯、边疆经验与文明脉络的书写，本质上是在强调个体生命只有嵌入更广阔的历史结构与文化谱系，才能超越狭隘的自我视角，获得精神厚度、历史深度与价值重量。

（二）骑士精神的当代回响

高建群被学界称为“浪漫派文学最后的骑士”，这一定位不仅是对其审美风格的概括，更是对其精神立场、价值追求与文学使命的学术界定。“骑士”作为跨文化符号，在西方传统中代表勇气、荣誉、忠诚、尊严与担当，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则与侠义精神、家国情怀、责任意识相贯通。高建群以文学方式融合东西方骑士精神的内核，塑造出具有当代意义的骑士形象，形成独树一帜的精神美学。

《大刈镰》主人公以黑走马为依托、以大刈镰为工具，在北方大地上行走、求索与坚守，其精神特质表现为：孤独而不封闭，忧郁而不沉沦，流浪而不迷失，始终保持价值自觉与精神定力。

尽管骑兵建制退出历史舞台，马背文明逐步让位于现代机械文明，与骑士精神相伴的生命体验日趋稀缺，但这一精神并未失去价值，反而在现代性困境中愈发凸显其重要性。骑士精神的式微，恰恰使其守护成为具有时代意义的文化使命。小说主人公在收割中守护、在守护中收割，正是以文学方式完成对骑士精神的当代转译与重塑。与此同时，高建群的写作以鲜明的崇高感与理想主义区别于当下诸多世俗化写作，这种审美品质在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代文学场中尤为稀缺。崇高感的本质，是对超越世俗功利的价值信念的坚守。在《大刈镰》中，这种超越性具体表现为对生命本身的敬畏、对精神思想的执着追求、对历史文明的传承责任。无论身处边疆的荒凉抑或都市的喧嚣，主人公始

终保持向上的精神姿态，在行走中追问意义、在实践中确证价值，使骑士精神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生命力，也使小说的生命哲学具备更为深远的文化启示意义。

6. 结语

《大刈镰》以系统化的意象建构与深刻的生命哲学思辨，为当代社会提供了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的精神方案，其核心即收割与守护的辩证统一。从生命实践的逻辑来看，收割既是对对象的割取，也是对价值的收获。收割并非被动的等待与接受，而是强调主体将生命主动权握于自身，在信息洪流中筛选并收获具有深度与重量的思想，在世俗诱惑中辨识并留存真正有意义的价值，在有限的生命历程中积累并珍藏不可复制的生命体验。收割的完成，既需要行动的勇气，也需要理性的取舍与判断。与之相对，守护既是对既有价值的保护，也是对精神内核的坚守。守护不等于僵化保守与固步自封，而是在时代变迁中保持清醒的方向定位与价值定力，拒绝在历史与现实的洪流中随波逐流。在快速流变的现代生活中守护记忆，在多元价值并存的社会结构中守护信念，在浮躁喧嚣的文化环境中守护初心，是守护精神的核心指向，这一过程既需要稳定的意志，也需要包容与变通的智慧。收割与守护并非相互排斥，而是相互成就、彼此支撑：在收割中深化守护的对象与意义，在守护中为新一轮的收割奠定基础。每一次收割都可能生成新的值得守护的内容，每一次守护亦可为新的价值收割创造条件，二者之间的动态互动，构成生命存在的内在张力，也彰显出生命实践的复杂性与完整性。

从意象体系来看，大刈镰与黑走马共同构成个体生命的双重象征：人既以大刈镰实现精神世界的清理与收获，也以黑走马完成生命实践的行走与探索。因此，个体需要在持续的行走中完成思想的收割，在永恒的精神流浪中坚守内在的信念与价值。

当代社会文化往往强调扩张、获取与更新，鼓励个体成为单向度的“收割者”，追求更多、更快、更具功利性的成果，却普遍忽视守护的价值与意义。《大刈镰》的重要当代价值，正在于对这种失衡倾向的反思与校正，在以收割为导向的现代社会中，重新唤醒人们对守护记忆、守护初心、守护精神家园的重视。

与此同时，在日益趋于封闭、静止与内卷化的现代生存状态中，人们逐渐丧失行走、实践与探索的生命体验，《大刈镰》亦以其叙事力量唤醒个体对行走与在路上的精神向往。作品提示人们，生命意义的实现离不开身体与精神的双重实践，唯有走向广阔的世界，在行走中收割思想，在流浪中体认存在，才能抵达生命的本真状态。

总体而言，《大刈镰》以边疆与都市、收割与守护、流浪与坚守、个体与文明的多重辩证结构，完成对现代生命存在方式的哲学反思与价值重构。作品以文学的方式回应现代性困境，倡导在多重张力之间保持平衡、坚守初心、勇于实践、不断超越，从而为当代个体重新理解生命、确立价值、寻找精神出路提供了具有普遍性的哲学启示。

参考文献

- 陈晓明. 当代文学的精神困境与突围路径[J]. 文学研究, 2021(2): 34-42.
- 段建军. 空间叙事与身份建构——高建群小说的精神内核探析[J].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5(1): 102-108.
- 高建群. 大刘镰[M]. 西安: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三秦出版社, 2018.
- 高建群. 文学创作中的生命思考——《大刘镰》创作谈[J]. 作家, 2018(11): 32-38.
- 李建军. 地域文化视域下高建群《大刘镰》的叙事特质[J]. 当代文坛, 2020(3): 123-128.
- 李欧梵. 现代性的追求[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
- 王宁. 当代文学中的空间叙事理论与实践[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
- 叶朗. 中国美学史大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0.
- 张莉. 浪漫主义的坚守与突围——论高建群《大刘镰》的叙事风格[J]. 文学评论, 2019(5): 89-96.
- 周宪. 现代性语境下的文学意象研究[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1.
- Buffon, G. L. L. (2009). *Histoire naturelle des animaux* [Natural history of animals]. Gallimard.